知识与理解:何者具有最终的价值

——评普理查德的认知价值论

陈嘉明

摘要 普理查德希求用“理解”的概念来解释认知的价值问题。在否定知识具有最终价值,主张只有理解才具有这种价值时,普理查德论证的关键在于否定知识等同于认知成就,断言本质上只有理解才是一种认知成就,因此,知识实际上并不具有独特的价值,只有理解才具有独特的、最终的价值。对普理查德的上述观点,有些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有些理解并非具有那种认知成就,主张知识和理解具有相同种类的认识价值。但在普理查德的论证中似乎还存在某些没解释清楚、不能成立乃至有矛盾的地方,如普理查德由存在着认知者具有知识、但却并不展现出相应的认知成就的个别情况,来推出知识不是一种成就的普遍性结论,这属于以偏概全的做法。

关键词 理解;知识;认知成就;认识的价值

中图分类号 B0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1-0038-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B012)

按照索萨(Ernest Sosa)的说法,知识的价值问题已经进入知识论的中心舞台。之所以如此,扎泽博斯基(Linda Zagzebski)认为原因在于知识论的研究对象包括知识的性质和价值。虽然在知识论史上人们已经对前者进行了许多的研究,但后者却一直没有得到关注。因此,现在知识的价值成为知识论关注的中心似乎也是题中应有之事。这一问题实际上在古希腊已经被提出了。在柏拉图的《美诺篇》中,它表现为这样的方式:假如可以达到相同的目标的话,知识与单纯的真信念相比,是否具有更高的价值?这问题提得确实很尖锐。假如我们仅仅相信,如何去外滩与具有如何去外滩的知识,都是一样真实的,都能够达到目标,那么知识还有什么更优越的价值呢?

在当代,知识的价值问题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淹没问题”的出现。这一问题是这样的:假设有两杯咖啡,它们都非常好喝,不过其中一杯是由可靠的咖啡机制作出来的,而另一杯则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会给予前者更好的评价呢?显然不会。这意味着通过一台好的咖啡机可靠地制作出来的咖啡,并不会因为其过程的可靠性而获得更高的价值。类似地,“一个可靠的真理产生过程之为好,原因在于真信念是好的。然而即使我通过这样的过程获得真信念,相比于并非通过这样的过程产生,也不会使我的真信念更好”^[1](P113)。如此一来,就否定了通过过程的可靠性来论证知识高于单纯的真信念的做法。因此问题出现了:究竟知识的价值何在?

在这方面的争论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观点。扎泽博斯基寻求从认知行为的动机中来解释知识的价值,就像道德行为可以从动机中获得其价值一样。例如,通过仁心激发的行为,比起无意中所做的善事,要具有更高的道德价值。在认知行为中,这一动机具体表现为“尽责”,即“关心真理”^[1](P130),并且由此获得的真的结果而得到“赞誉”(credit),这就是知识的价值所在。因此,在她给出的“知识就是真信念,这样的信念持有者因为获得真理而得到赞誉”的定义中^[1](P127),重要的是,这样的赞誉是需要通过

“尽责”以获得真信念的结果而带来的。也就是说，强调尽责的动机是为了避免出现碰巧获得真信念的情况。因为假如是那样的话，即使得到的是真信念，也没有什么价值，而只是属于运气的结果。然而，通过诉诸尽责的动机的做法，实际上并无法解决知识之所以优于单纯真信念的问题。例如对某一条通往上海外滩的路来说，某位对此仅仅具有真信念的人，未必就不如具有知识的人在动机上来的尽责。假如是这样的话，也就意味着具有知识未必比具有真信念更有价值。

索萨则主张知识的价值主要来源于“适切的表现”^[2](P186)，即认识的成功展示了行为者的相关胜任能力，也就是“认知德性”，而不是出于偶然的因素，比如运气的影响。这与扎泽博斯基一样，都是要努力提供一种能够避免葛梯尔问题的知识价值的解释理论。索萨把信念看作一种认知的或信念论意义上的“表现”(performance)的个例。这种信念的目标不仅要达到精确性(真)，而且还要求达到适切性(知识)。显然，信念如果能同时达到这两个目标，会比仅仅达到一个目标(真)要好。因而，这就提供了一种表明知识是比单纯的真信念更好的方式。据此，索萨从知识与信念两者的规范关系的角度，来论证知识的价值之所以高于单纯的真信念，乃由于知识是作为信念的规范，亦即知识构成信念的目标和条件，由此知识的价值高于信念。

此外，强的德性论者，如格雷科(J. Greco)主张，通过把知识看作经由理智德性即一种“理智的能力”的成功来解决认知价值的问题。由于知识是一种认识者通过自己能力获得成功，这就与那些经由运气或偶然性等所获得的单纯真信念不同。此外，运用理智能力获得成功或成就“是内在地有价值的，并且还构成了最好的理智生活”^[3](P319)，这就使知识具有超出单纯真信念之上的价值。这里，格雷科的论述中值得质疑的地方是，真信念未必就不是来自理智德性的能力，因此，由这一点来论证它比知识缺少价值，显得难以成立。

具有上述背景知识之后，我们有关普理查德知识价值的论究就从“知识是否等同于认知的成就”这一点开始。

一、知识并不等同于认知的成就

在知识的价值问题上，普理查德(Duncan Pritchard)是一位值得关注的人物，他希求用“理解”的概念来解释认识的价值问题。对普理查德而言，他并不怎么探讨知识因何比纯粹的真信念更有价值的问题，并且认为“淹没问题”也并非如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与知识的价值问题密切相关。他主要探讨的是在认知活动中，就知识与理解这两种形态而言，何者具有独特的(distinctive)价值，特别是具有最终的价值。

为了明了普理查德在知识与理解何者具有最终价值问题上的论说，我们须得明白他对“知识”与“理解”这两个概念所做的区分。先看看普理查德举的一个例子。假如某甲从一位可靠的信息提供者某乙那里得到了自己所要探寻的问题答案，这可说是获得了有关的知识。不过，如果这一并不必怀疑其正确性的回答使某甲不知所云，也就是说某甲搞不清为什么它是正确的，在此情况下，某甲必定缺乏有关该知识意义上的理解。因此，为了实现原先所要探寻的目标，某甲必定会继续努力以获得他的理解^[4](P85)。这一例子展示的颇有汉语所说的“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之意：前半句“知其然”属于得到知识，后半句“知其所以然”则属于获得理解。

了解了普理查德有关“知识”与“理解”概念的上述区别后，需要指出的是，他在否定知识具有最终价值、主张只有理解才具有这种价值时，论证的关键在于否定知识等同于认知成就，并断言本质上只有理解才是一种认知成就。因此，知识实际上并不具有独特的价值，只有理解才具有独特的、最终的价值^①。

在这一问题上，普理查德集中针对的目标是所谓“强的(robust)德性知识论”。他把这种德性知识论

^① 在这方面，普理查德的观点与卡万维格(Kvanvig)相近，但与扎泽博斯基不同。卡万维格也认为，只有理解(它区别于知识)才具有独特的价值，而扎氏认为，不论是理解还是知识都具有独特的价值^[4](P76)。

关于知识具有最终价值的论证归纳如下:

(P1)由于能力,成就是成功的(成就命题)

(P2)由于认知能力,知识是认知上成功的(强的德性知识论)

(C1)因此,知识是认知的成就(KA命题)

(P3)成就是最终有价值的(成就的价值命题)

(C2)因此,知识具有最终的价值^[3](P67)

普理查德对上述观点的批评主要集中在(P2),即强的德性知识论有关知识的说明,以及它在产生(C1)即KA命题中的作用。他指出,这些论证中存在着认知者具有知识、但却并不展现出相应的认知成就的情况,以及相反,认知者展现出认知的成就、但却并不具有相应知识的情况。进而他认为,这些情况有效地反驳了强的德性知识论的主张——由于认知的能力,知识是一种认知的成功,并认为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里的问题并不取决于这一特别的“认知成就”的概念。

针对上述“存在着认知者具有知识、但却不显示出相应的认知成就的情况”,普理查德特别提到一种“‘容易的成就’的反对意见”^[4](P67)。按照这种意见,假如我们把成就界定为源于能力的成功,我们就会被迫把某些成功当作成就,然而我们却可以直觉到它们并非是什么成就。例如,我举起了我的手,就我自己而言,显然我具有了一个成功的行动。我先有一个目的,然后通过行动达到了这一目的。进一步说,假如状况是正常的,那么说这一成功是由于我运用了我的“举手”的能力,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难道我们会把在这种状况下举起自己的手称为一种“成就”吗?显然,答案只能是否定的,理由是这种结果的得出太容易了。据此,普理查德的结论是,“‘容易的成就’的反对意见”表明,把成就刻画为一种源于能力的成功,这种刻画过于宽泛了,至少对我们同时要主张成就最终是具有价值的而言是这样的^[4](P67-68)。

普理查德同时指出,在认识方面也存在相同的情况。在寻常的情况下,我正确地具有“前面是一堵白色的墙”的信念,并且它与我的认识能力相关。但这一认识上的成功并非什么成就,因为它既没有克服什么认识上的障碍,也没有运用什么不一般的认识能力。之所以不把这类容易的成功看作真正的成就,普理查德给出的理由是:从直观上说,我们的“成就”概念包含了重要层面的技能的应用,或者至少克服了一些与这一成功相关的障碍。然而,在“正常情况下举起手”与“相信面前的墙是白色的”这样的“容易的成功”例子中,都不具有这样的因素,因此它们也并没有最终的价值。在普理查德看来,这一“‘容易的成就’的反对意见”既否定了上述强的德性知识论的(P1)命题,同时也为反对(P3)提供了思考。

二、理解而非知识才是自身具有的最终价值

反驳了“强的德性知识论的知识是成就”的观点后,普理查德也就否定了知识具有最终价值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任何认知状态都没有最终价值,相反,他主张的是理解具有最终的价值。在了解这一思想之前,我们先介绍一下他对两种认知成就概念的区分:其一,弱成就论题,成就是因为能力的成功;其二,强成就论题,成就是因为能力的成功,其中,成功包含克服一个重大的障碍或运用一种高水平的能力^[4](P70)。例如,试图去理解某位具有复杂人格的人选择采取的某种行动,或者是他发挥的认识能力的高级水平。在普里查德看来,强德性知识论通常认可弱成就论题,而不是更严苛的强成就论题。然而,认识上的弱成就却是可以被动地形成的。例如,通过向别人询问而知道去某个地方的路怎么走。在知识论的意义上,这是经由别人传达的“证言”而形成的知识。不过这样的结果却很难被看作是一种认识上的成功或被视为一种成就,因而也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知识具有最终的价值。

在上述论辩的基础上,普理查德要确立的观点是,有一种与相应的知识状态密切相连的理解,它自身是一种强的认知,因此是自身具有最终价值的。他这里说的“理解”,指的是在“理解为什么情况是如此这般的”^[4](P74),并且与有些学者的用法不同,即不是在一种“整体”的意义上使用(如“我理解量子物

理学”，或“我理解我的妻子”），而是在非整体的、或原子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这在形式上是与“知道 that p”不一样的。

归纳起来，普理查德对其观点的论证要点如下。

首先，反驳已有的“理解”概念。普理查德认为，现有的知识论之内之外的两种“理解”概念都是错误的。所谓“知识论之内”的理解，指的是扎泽博斯基和卡万维格。对前者，普理查德反对的是她的内在主义理解观：主张理解是透明的（在似乎理解与理解之间并没有一条明显的界限）；理解是“非事实”的（即使某人相关的信念是错误的，其理解依然能够不受影响）；以及理解能够摆脱认知的运气的影响（如果某人的理解是受到这种运气的影响，它也不会因此而被破坏）。在普理查德看来，以这种方式来说明理解，似乎是把它还原到信念之中的某种最小的一致性，某种可能是对理解者来说透明的东西，但这是令人可疑的。因为理解显然包含了更多的东西，否则的话将很难说清为什么某人具有理解，但却缺乏在反思上是好的、可通达的理由来支持这一理解。他并且认为，一旦承认理解需要是事实性的，那么扎泽博斯基意义上的“理解是透明的”主张就显得同样可疑了。就此普理查德给出的例子是，“我理解我的房子之所以发生火灾的原因是由于电路短路”。然而，如果构成理解的相关信念是错误的，即事实上房子里的电路并没有短路，那么显然，即使我可能合理地认为我是理解了，但事实上我并不理解。对卡万维格和其他知识论学者认为的“理解是与某种破坏知识的认知运气相容”的观点，普理查德认为他们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对“标准的葛梯尔式的认知运气”（the standard Gettier-style epistemic luck），也称为“介入式运气”（intervening luck），与“环境的认知运气”（environmental epistemic luck）作出区分^①。在普理查德看来，理解并非与所有的认知运气相容，它只是与“环境的认知运气”（尽管它是会破坏知识的）是相容的，但与典型的、葛梯尔式的认知运气不相容。普理查德认为，前者足以表明理解不同于知识，“因为它蕴涵着人们可以在不具有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具有理解”^[3]（P82）。此外，普理查德还认为知识是“与环境的认知运气不相容的”^[4]（P82），这一点也可用来表明知识与理解的不同。他并且声称，这一不同导致的一个结果是表明了知识论之外的理解观是错误的。

这里，普理查德所谓的“知识论之外”的理解观，主要指的是科学哲学中的“标准的”理解观点，其主张是：理解X为什么是这种情况，等值于知道X为什么是这种情况，而这转而又等值于知道X为什么是这种情况是由于Y。在普理查德看来，这种理解观的错误之处，除了将理解视为知识的一个种类之外，还在于这种等值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存在以下的情况。一方面，在包含着“环境的认知运气”的情况下，我能够理解我的房子为什么起火，但却不知道它为什么起火。普理查德的这一说法是基于自己的理解与“环境的认知运气”相容的解释的，即由于有关的主体具有关于“房子为什么火灾”所需的所有真信念，并且在正确的方式上获得这一理解，因此很难理会为什么仅因“环境的认知运气”的出现就会剥夺了主体的理解。因而他明确宣称，“环境认知的运气，不像标准的葛梯尔式的运气，是与理解相容的”^[3]（P79）。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在遇到“环境的认知运气”的情况下，就会相应出现有理解但却不知道，也就是不能被视为有“知识”的情况。另一方面，某人可能知道为什么自己的房子起火了（并且确实知道它是由于电路短路而造成的），即使他并不理解为什么它会起火。这尤其表现在通过他人的告知而获得证言知识的情况下。就此普理查德举的例子是，假如我不仅理解、而且也知道为什么我的房子发生火灾的原因，并且还知道这一原因是由于电路短路。进一步想象，如果我的小孩问我房子为什么会产生火灾，并且我告知他这一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小孩并不具有为什么短路会引起火灾的概念，因此我们很难想象仅仅知道这个原因会足以使他理解为什么房子会起火。然而，他确实知道他的房子火灾是由于电路短

① 普理查德作的这一区分在于：假设有这么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有本根据道听途说而编造出来的书，作者也并不是什么学者，但碰巧所说的内容却是真的；而某位读者相信了这本书，得出了他的有关信念，这一信念也因此碰巧是真的。这类情况被普理查德归之为“葛梯尔式的运气”。另一种情况是，有本书是学术型的，作者是位严谨的学者，所写的东西都是有根有据的。但同这本书放在一起的同类书籍，却都是胡编乱造的。某位读者幸运地读到的是这本描写真实的书，并且也由此获得他的真信念。这种情况被普理查德称之为“环境的认知运气”。

路,并且因此也知道房子为什么会起火。由于不仅存在着理解而没有相应的知识,而且存在着有知识(knowledge,也可译为“知道”)但却没有相应的理解的情况,因此,普理查德认为科学哲学中的这种标准的理解观是错误的。

其次,断言理解是一种成就,而知识不是。某人可能知道为什么某座房子受了火灾,但却不理解为什么它受了火灾。普理查德通过“由于我告诉了我的小孩这房子火灾的原因是由于电路短路”的例子,来说明“我的小孩”虽然知道了房子火灾的有关原因,但他却不理解这一原因;或者说他虽然有了这一方面的知识,但却缺乏反思上可通达的理由来支持构成他的理解的有关信念。应当说,普理查德论及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缺乏经过思考的、把握了的“理由”,正是构成所谓的“知道”(knowledge,亦即“知识”)与理解这两者的差别的关键。此外,普理查德还通过上述的例子来说明通过他者的证言得来的知识并不构成一种认知成就;通俗地说,就是小孩有关火灾原因的知识,只不过是听来的而已。因此,对“我的小孩”来说,它也不构成一种真正的理解。在普理查德看来,这提供了一个好的理由来主张所有的“理解”都包含了认识的成就,即便是在严格的强的成就命题的意义上。

最后,由于“理解”都包含了认知的成就,它们要么是来自克服了认知上的某种障碍,要么是来自主体的能力,因此表明“理解”是具有独特价值乃至最终价值的。反之,有知识但并不展现认知的成就,表明的是认知者缺乏理解。就“理解”是否属于内在主义的范畴而言,虽然普理查德认为“理解”具有强的内在主义因素,但并不赞成完全从内在主义的维度来解释“理解”。他认为,由于真正的认知并不完全依赖主体的努力,它也依赖相关的认识的成功,以及认识能力与认识成功之间的正确联系,因此,对单纯从内在主义的维度来说明“理解”这一点,我们应当持一种小心谨慎的态度。普理查德并且指出,“真正的理解包含了外在的要求”^[4](P82)。这一点除了上述的理由之外,还具体表现在理解也是以“真”为目标的,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的,而真与事实都属于外在主义的范畴。

这里,我们还应当提到的是普理查德对“淹没问题”的回应。不过,他在自己的论著中对此最后给出的仅是一个很简单的回应而已。在普理查德看来,由于理解的最终价值保证了它是一种根本的认识上的“好”(good),因此,理解的认识上的价值,是不会被包含在获得该理解的认知成功中的价值淹没的,从而“淹没问题”也就与理解无涉了。

三、对普理查德观点的反对意见

针对普理查德的上述观点,一些学者做出了自己的回应。格林(Stephen Grimm)反对普理查德的所有“理解”都包含了认知成就而命题知识未必包含,因而理解比命题知识更有价值的观点,认为有些理解并非那种有成就的状况,至少在普理查德的专门的意义上是如此的。例如,对那些通过证言而得到理解的情况而言,其具有的“成就”是成功的。然而这种“成就”却主要源于提供证言者的能力,而非由于理解者(获得证言者)的能力,就像上面提到的有关火灾原因的情况那样,被告知者实际上并没有“成就”可言;这里的成就只能归于把握了这一情况并提供证言的人^[5](P111)。在此问题上,卡特(A. Carter)与戈登(E. Gordon)的分析显得更为深入。他们认为,威胁着普理查德的“理解”总是包含着强的认知成就这一主张的情况是,一个人虽然理解了某件事情是如此,但却既没有克服重大的障碍,也没有运用重要层面的认识能力。显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说这样的理解包含了什么认知成就。

与上述这两种从“认知成就”的角度提出的反对意见不同,卡利法(K. Khalifa)反对的是普理查德的“理解”具有独特价值的观点。卡利法认为解释性的知识与理解两者之间性质的差别是并不大的,因而主张知识与理解具有相同种类的认识价值,即主张对它们而言,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价值”。换言之,与知识相比,理解并没有什么独特的价值。不过,卡利法的这一主张存在的问题是,他实际上并没有对知识与理解作出区分,这从他所举的例子中可以看出:你知道车祸的发生是由于路面太滑以及超速,而我仅知道是超速而已,因此你的理解比我的更好、更有价值,因为你知道的故事真相比我多。在他看来,

“解释上的推进是根本上的认知价值”^[6](P215)。

然而,在笔者看来,仅从知道的真相多寡是得不出是否理解的结论的,你知道的比我多并不意味着你就有更好的理解。因为,假如所知道的情况都是别人告知的,也就是仅仅来自“证言”,那么显然听者未必能够理解。这就好像听讲座一样,虽然听到了一些新概念,懂得了一些新东西,但却说不上是已经理解了。由此我们应当说,知道与理解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建立在“量”的基础之上的,而是有着性质上的差别。撇开其他因素不说,至少我们可以说,知道只是知其然,理解还要知其所以然。这里,是否把握了事情的原因并非仅是一个“量”的问题,而且还关涉解释的性质。遗憾的是,在卡利法的上述例子里,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概念转换。既然知道与理解这两个概念可以不加区别地使用,那自然地,理解与知识也就同享一样的价值了。之所以如此,乃由于卡利法认为,解释性的知识与理解两者之间的性质的差别是并不大的。因此,如同他自己表明的那样,“如何能够抓住理解的惟一的价值,这是不清楚的”^[5](P212)。

四、结 语

对普理查德的学说,笔者赞同他的“理解比认识具有更大价值”的说法。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一般意义上知识属于“知其然”,理解进一步达到“知其所以然”。普理查德所说的理解具有可通达的理由而言,指的也正是这一点,即不仅仅把握了事物或事件的原因,而且进一步把握了它们的根据。因此,他在这方面的论说是能够成立的。不过,笔者想指出的是,在普理查德的论证中,似乎存在某些没解释清楚、不能成立乃至有矛盾的地方。

首先,就他的“某人听了真正的消防员的介绍,然后理解房子火灾的原因是由于电路短路”这一例子而言,显然,这种来自证言的理解并不需要运用到他所说的主体自身的能力,也不包含对某种认知障碍的克服。因此,与他关于“所有理解都包含着认知成就”的说法相矛盾。

其次,就理解是否是一种成就这一问题,对普理查德的论说而言关键的所在是:是否本质上只有理解才是一种认知成就,而知识不是。普理查德由存在着认知者具有知识、但却并不展现出相应的认知成就的个别情况,来推出知识不是一种成就的普遍性结论,是属于以偏概全的做法。实际上,对这种情况的正确解释应当是,知识是有程度上的差别的,有些简单的知识由于是并不通过克服困难或障碍而得出的,或并不需要通过展示自己的能力的得出,因此确实谈不上是什么“成就”。但对一些复杂的、有一定深度的知识而言,典型的像自然科学获得的有关自然规律的知识,显然不能否定它们乃是认知上的成就。既如此,那么普理查德上述论证的思路显然并不是一种正确的思路。

与此相关,通过否定知识是一种成就,普理查德声称只有理解才具有认知的成就,因此,也只有它才具有独特的、最终的价值。这一说法同样显得难以成立,因为它与知识在实践中具有的作用以及它在人们心目中的观感皆不相符。在现实生活中,正是通过知识的实践化,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应用,才使人类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丰富和提升。同时,也正是通过文化知识的引领,才使人类通过教化的途径,在精神文明上也得以提升,社会得以变得更加理性化。在人们的观感中,“知识就是力量”集中地体现了人们对知识的价值的认同。可以说,没有知识,就没有现代的文明。因此,虽然普理查德是从专业的角度、从与认知运气的相容性来论述知识的价值问题,但仅仅由这样的问题就得出知识不具有独特的价值,这样的结论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假如知识真的是没有独特的、最终价值的话,那么学校的教育也就成为不必要的了,因为学校的基本功能就在于传播知识。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普理查德出于要肯定理解具有独特的、最终的目的,而否定知识具有这样的价值,笔者认为是不恰当的,至少是片面的。知识与理解一样,都享有一种普遍性的价值,都是具有最终价值的,尤其是当两者交织在一起的时候,这种状况就更加凸显。例如,当你把握了为什么武则天龙陵墓上竖立的是无字碑的时候,显然它既是知识,也是理解;它是在把握了有关的情况之后形成的理解,

即,既知道了事情是怎么回事,同时也理解了其用意(意义)。

再看,普理查德认为,在处于“环境的认知运气”的情况下,会相应出现有理解但却不知道、也就是不能被视为有“知识”的情况,或简言之,存在着“理解而不知道”的情况。他给出的例子是,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我的房子发生火灾了,尽管我未能知道为什么它发生火灾。特别地,他还补充强调说“确实,尽管未能知道它发生火灾是由于电路短路”^[4](P81)。

然而这种情况如何可能呢?是否是因为根据普理查德所说的,我们总是关注的命题知识是与命题相关的,而理解通常与之不相关,至少不是直接地相关。理解的范式性的用法是诸如“我理解为什么某事是如此这般的”这样的陈述^[4](P74);或换言之,“我们感兴趣的这种知识是有关 that p 的知识,然而我们却极少谈论理解 that p”,也就是它们涉及的是不同的对象。但如果这样的话,当我们在谈论理解与知识的区别时,就不能指涉相同的对象,因为命题对象归知识所有,非命题对象则属于理解。然而恰恰相反,当普理查德说存在着理解而不知道,或者反过来,知道而不理解的情况时,他的这种说法只有在指涉相同对象时才可能成立,就像上面他的例子“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我的房子发生火灾了,即使我未能知道为什么它发生火灾”所表明的,不论是理解或知道,它们都指涉“为什么房子会发生火灾”这同一对象。结果,这就与他的知识是与命题相关、而理解通常与之不相关的界定相矛盾了。

进一步说,如果就日常意义上的知道与理解的关系而言,这一论断在直觉上也显得难以成立。一般而言,理解是在知道的基础上进行的。如只有在我知道你正在伤心的情况下,我才有可能理解你的伤心。假如我连你是否正在伤心都不知道,如何谈得上理解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显得有点类似于“私人语言”的论断,原因在于普理查德把知道(知识)视为与运气不相容的,即使是环境的运气,而理解是与运气相容的。这样一来,从消防员那里得来的有关火灾原因的了解就不被看作是知识(知道),因此才会有所谓的理解而不知道的状况的论断。在笔者看来,这里的问题在于,知识其实是与环境的运气相容的,因为即使你碰巧问到的真的是消防员,你获得的还是真实的知识;是否它是运气的结果,与知识本身的真假无关,因为这样的知识是经得起验证的。即使用卡万维格的例子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你碰巧读到的是有关北美科曼奇(Comanche)族历史的真实描写的书,你获得的依然是知识,因为你读到的这本书中的介绍是真实的,即使边上放着一堆虚假的相关的书,也不妨碍你眼下获得的是真实的知识。

最后,普理查德对理解为什么能够与“环境的认知运气”相容的解释,显得难以让人信服,其理由不够充分。前面我们看到他给出的解释是,由于有关的主体具有关于为什么房子火灾所需的所有真信念,并且在正确的方式上获得这一理解,也很难说为什么仅因“环境的认知运气”的出现就会剥夺了主体的理解。这一解释中给出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主体具有所需的全部真信念,二是他的理解是以正确的方式获得的。然而细思起来,这是成问题的。首先,具有全部的真信念并不能构成理解,因为具有真信念的方式和途径不是只有通过理解,还有其他的包括通过证言或简单的知识得来的也会是真信念,但它们并不构成他自己所说的包含了重要层面的技能的应用,或至少克服了一些与其成功相关的障碍意义上的认知成就,从而也谈不上是理解。其次,以“通过正确的方式所获得”为由来说明那是一种理解,同样也是根据不足。因为这与普理查德本人所述说的理解的条件,包括它是一种认知的成就等,也不相符。正确的方式也可以是很简单、容易的方式。此外,通过正确的方式获得的说法,反倒容易使人联想到外在主义。然而这与普理查德的主张恰恰相反,他是着重强调整理解的内在主义色彩的,虽然他也注意到这需要与外在的、事实性的因素相结合,如同我们在前面述及的。以上两个理由来作为获得理解的解释,本身就弱化了普理查德本人的“理解乃是一种强的认知成就”的主张。另外,为什么在包含着“环境的认知运气”的情况下,我能够理解我的房子为什么起火,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理解与环境的认知运气是相容的,就此普理查德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某人确实以正确的方式了解了相关的事实”,并且,“通过与消防员的交谈,某人获得了对房子发生火灾的原因的理解”^[4](P80)。不过,他的这一解释却表现出一种矛盾,因为按照普理查德自己的说法,“所有的理解都包含着认知上的成就”^[4](P82)。但同样按照他

的说法, 证言的获得并不需要克服什么认知上的障碍或困难, 从而也谈不上是什么认知的成就,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普理查德的后一种说法实际上否定了自己的前一种说法。

因此,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 普理查德的论述存在一些问题, 他给出的那些解释和理由是不充分的, 显然没能把问题说清楚, 而且有些地方似乎还存在逻辑上的矛盾。

参考文献

- [1] 琳达·扎格则博斯基. 认识的价值与我们所在意的东西. 方环非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9.
- [2] E. Sosa. Value Matters in Epistemolog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ical Philosophy*, 2010, CVII (4).
- [3] J. Greco. The Value Problem//A. Haddock, A. Millar, D. Pritchard. *Epistemic Valu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4] D. Pritchard, A. Millar, A. Haddock. *The Nature and Value of Knowledge: Three Investig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5] S. Grimm. The value of understanding. *Philosophy Compass*, 2012, 7(2).
- [6] K. Khalifa. *Understanding, Explanation,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Which One Possesses the Final Value: Knowledge or Understanding

Comment on Richard's Theory of Cognitive Value

Chen Jiam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Pritchard hopes to use the concept of "understanding" to explain the issue of cognitive value. When he denies that knowledge has the ultimate value and argues that only understanding has this value, the key to his argument is to deny that knowledge is equivalent to cognitive achievement and assert that only understanding is essentially a cognitive achievement. Therefore, knowledge actually does not have unique value; only understanding has the unique and ultimate value. Some scholars have raised objections to Pritchard's above-mentioned viewpoints, arguing that some understandings do not have that kind of cognitive achievement, or claiming that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possess the same kind of cognitive valu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re seems to be some unexplained, untenable, and even contradictory points in Pritchard's argument. For example, Pritchard draws the general conclusion that knowledge is not a kind of achieve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ence of some particular cases in which cognizers have knowledge but do not show the corresponding cognitive achievement. This is a partial generalization, however.

Key words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cognitive achievement; epistemic value

■ 收稿日期 2021-06-11

■ 作者简介 陈嘉明, 哲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240。

■ 责任编辑 涂文迁